# 七里海钓蟹“经”

□ 商 瑞

味道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

“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中，林黛玉所做的一首《螃蟹咏》，道出了秋日河蟹的肉美膏肥。10月，螃蟹可以出水了，笔者到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当了一回“姜太公”，体验钓蟹野趣。而如何让“无肠公子”“心甘情愿”上钩，变成盘中美味，还真大有“门道”。

碧水蓝天、波光粼粼、芦苇丛生、鱼肥蟹美……这就是世界著名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的天津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秋季景色。七里海河蟹学名中华绒螯蟹，与“银鱼”“芦苇草”齐名，被称为七里海“三宝”。七里海河蟹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深受人们喜爱。

天津人对吃螃蟹很讲究细节。历史上的天津河流很多，分支后还有众多的“耳闸”。秋风起时，河蟹纷纷爬出来，从闸的一面蹬上去。再下来的河蟹就是闸蟹，体质弱的、四肢力量不够的河蟹，过不了闸门。因此，闸蟹肥壮，肉质实，腿肉香。而老天津卫人最讲究吃秋天的河蟹，讲究“九雄十雌”，农历七月的雄蟹，中秋前后的雌蟹。

当地老农告诉笔者，七里海的螃蟹很“贼”，钓河蟹首先要下“本儿”。七里海的河蟹最喜欢梭子鱼肉，因为梭子鱼更“腥”，更“鲜”。而钓蟹的钓具一定要用棉线绳，并和抄网一起配合。七里海河蟹的“贼”，体现在出水的一刹那。这位“无肠公子”一出水面，就会松蟹螯。因此，只能在快要出水时，用抄网沿着棉线去捞。这最考验钓者的眼力与手力。

在河蟹的选择上，天津卫讲究“七尖八团”，尖脐蟹满腔脂肪。天津河蟹的个头没有太湖蟹大，但肉肥黄多味美毫不逊色。天津河蟹，腿细壳薄，其壳油黑发亮，肉多而肥。雄者体大黄少，以农历七月所产最肥；雌者体小而黄多，以农历八月最肥。

对河蟹的“四味”理解，则更彰显了天津人的“细腻”。“大腿肉”，肉质丝短纤细，味同干贝；“小腿肉”，丝长细嫩，美如银鱼；“蟹身肉”，洁白晶莹，胜似白鱼；“蟹黄”，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脂肪、磷脂、维生素等营养素，营养丰富。正因如此，厨师们也费尽苦心，搞了许多有关“蟹”的美食创意，如生蒸、香辣、姜葱、椒盐等等。

在开宴前，天津人还有“螃蟹爬月”的习俗，讨个“招财进宝”的彩头。把小蜡烛或捻子绑在螃蟹背上点燃。把螃蟹放在院子里，任其爬行。螃蟹要是往屋子里爬，寓意来年财源广进，要是往院外爬则寓意破财。如果看见螃蟹要爬到院子外面了，就会让家里的小孩把螃蟹往屋里驱赶，寓意破解。

回味七里海钓蟹，摸到了天津人“吃”文化的门道。对吃蟹季节的把握，天津人一向挑剔、严谨；而钓具的选择体现了解决问题中创新、包容的态度；花样繁多的烹制方法表现了天津人不拘一格的创新态度。一部天津七里海的钓蟹经，无处不闪露着天津人精工细作的城市风格。

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一景。

流年

# 秋风长 岁月暖

□ 成 丽

在岁月的风烟里不断变换角色，唯有珍惜当下才能放眼未来

刚刚度过的国庆节，于我，不仅是黄金周假期，也是每个年轮里或深或浅的印记。

10岁时，国庆节是一张写满苦涩与酸楚的旧船票。

我的家乡地处鄂东南九宫山脚下。山区的山高日照短，一年只种一季水稻。秋天是收割的季节，农民望着畦田里金黄的稻谷，苦巴巴的脸上绽出几朵菊花。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没有假期的农民也盼假期，他们盼望上学的孩子、上班的亲人回家帮忙秋收。10岁的我，穿的花布衣裤都是姐姐穿过的，膝盖和袖口都已褪色。一双解放鞋，前掌与后跟磨成了薄片，走在乡间满是石子的路上，硌得慌。那年国庆节学校放半个月假，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割稻子、晒谷、挖红薯、捡山茶，从田间地头的农活到披荆斩棘钻山林、摘山茶、砍杂柴，半个月下来，大人孩子都瘦了一圈。假期满了，学子背着一袋山茶或两捆杂柴到校交差，强健了筋骨也体会到农民耕种的不易。懂事早的孩子暗下誓愿：发奋学习，跳出农门。

20岁时，国庆节是盘踞心头喜忧参半的乡愁。

改革开放的号子吹遍大江南北，偏远的乡村在沉睡中苏醒。人们不再眼盯着脚下的几块土地，视线已越过山山水水。我亦远离家乡在人生地不熟的咸宁城立足。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成了一枚贴满乡愁的车票。临近节日，将家乡的稀缺物一一购买，大包小包，转4趟车，再步行5里山路，兴冲冲回家。一颗心，遗落在家乡的土壤，随着父母的汗滴一起下种，在土地里生根。回城数天，心，还停留在家乡的土屋瓦楞，随着炊烟的飘散，四下游走。

30岁时，国庆节是一幅风光曼妙的风景画。

结婚、生子、扎根。我与小城一同成长。30岁的国庆节，正值咸宁举行国际旅游节。长假，第一次扶老牵幼本地游：在万人广场里看人，目之所至，人面桃花，尽是喜悦；在淦河的柔波里看灯，形态迥异，各具千秋，各色人种写在脸上的表情包或惊叹或夸张或张扬，在水底招摇；在潜山竹林听风听雨听城市，读山读水读人生，才明了，山水于一座城，不仅仅是一处处景致，更是城市在经济大潮中崛起的写真。也许只有空闲下来，才能领略到一座城丰富的内涵，从而洞明世事，解读人生。

40岁，国庆节是一串反复跳跃的符号。

当内心浮躁的欲望日益澄净，眼底的线条越来越简明。倾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丰沛丰厚，不再为凡尘俗事所累。40岁后，只向美好事物低头。扶持孩子，陪伴亲人，眼底有爱，枕边有书，不拘泥于小节，不戚戚于得失。国庆长假来临，蜗居的你发现街道比之前空旷，高速公路却拥挤不堪，车辆如甲虫蠕动，奔着家的方向。你的心蠢蠢，想回家乡。小城从20年前的2条公交线已增至22条线路，每一条路都能通向故乡。我不再需要辗转几趟班车回乡，一脚油门，就能在高速路上飞驰。以前4个多小时的车程如今只需80分钟，便能扑进家乡的怀抱，感受一山一水，抚摸一砖一石。然而，就算油门踩到底，满世界却再也找不到双亲的影子。隔着黄土，喃喃自语，就算将父母生平念叨的山珍奉上，他们亦不为所动，依然沉睡不醒。子欲养而亲不待。假期长长，思亲茫茫。

在岁月的风烟里不断变换角色，你深知唯有珍惜当下才能放眼未来，紧跟时代才不会被社会遗弃。如此，在美好的光阴里，我们依从了内心，看书，访友，或者奔赴故园，怀想一段往事，收获一段属于未来的记忆。

域外

# 枫叶如火映水蓝

□ 王 珉

秋天，枫叶最美的时候。加拿大，枫之国。多伦多，枫叶之美更是无处不在。它似冰与火之歌，总镌刻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大部分时光，它总是不吝啬阳光，艺术和人情。然而在罅隙中，冰蓝之美也同样存在，亦如瀑布在金色阳光身后，幻化为七色彩虹。

九月初，伴随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星光熠熠”的秋风，我踏上了这片时尚诗意的东海岸。此地天色暗得晚，入夜七点在酒店附近寻觅红色枫叶，路上行人稀少，静得只有窸窸窣窣的虫鸣。周边草坪和蒲苇丛环绕，每家每户门口也用标志性的圆锥绣球和蒲苇丛精心装点。微风拂过，偶有自然野趣的蛛网缠绕脸颊。忽然，几棵火红的树木吸引了我的眼球，捡起落叶，确认和枫叶一样殷红。还有淡黄色、黄色、金黄色、红色、橘红色、深红色、紫红色，或大或小的枫叶，都让人心生欢喜。

后来，我在战争博物馆，有幸见到了其他泛红的枫树。那里成排的枫树层林尽染，有的红黄交错，有的依旧生嫩发绿，漫山遍野五彩斑斓，给渐冷的秋天增添活力。太阳露出灿烂的笑容，偶尔一阵侵入骨髓的秋凉之风吹过，红叶飘落路人的眼帘，在蓝天的映衬下，红得似血欲滴，展示生命中最华丽的瞬间。树下的草坪依旧茁壮地绿着，不知秋天的脚步临近，枫叶翩跹，或在枝头，或在地上，将灰色的战争博物馆打扮得鲜艳起来，仿佛某种零落成泥的胎记。

不过，秋天的加拿大，富有的可不光是枫叶的斑斓色泽。

蒙特利尔是世界上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法语城市。从这里的唐人街走到老城不过一条马路，青石板路被磨得发亮。这里的马路挺有意思，没有施画白色斑马线，不过行人很自觉看对面的红绿灯变化，有着人性化电杆按钮，行人想要过马路可迅速转化绿灯。曲狭古朴的石板街道两旁，布满古典风韵的艺术纪念品店。古老的圣母大教堂，正对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华灯初上，两面现代与古典的建筑交相辉映，枯黄灯影将韵味尽染。

首都渥太华，始建于1859年的国会大厦，被誉为世界“最精致的哥特式建筑”。广场上为纪念建国的“长明灯”，成为水火相容的燃烧之池，四周遍布雕塑，形态各异。正午十二点，震荡心神的钟声响彻耳畔，当地的肌肉男，或赤身或穿球衣酣战草坪，轻巧的白鸽在天空一圈一圈地飞翔，悦耳的叫声撒落了整个国会大厦，刹那间会产生一股一起飞翔的渴望。

在加拿大的东海岸，怎么能不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瀑布的轰鸣声，不用到跟前就能听得分明，下车后更领略了一番坠流如练，水雾升腾。飞速冲下的激流，抛落下来便织成一幅白练。瀑布恰似高悬的蓝色天幕，又像千万条白练，从天际呼啦啦地垂挂下来，让人目不暇接。

想更近距离地感受大瀑布，当然要登上游轮了。船上的体验果然很不一般。当游轮靠近瀑布时剧烈颠簸，千米落差形成的冲击力把湖水搅得上下翻滚、汹涌澎湃。有人吓得尖叫，有人后悔上了船。这时，却有很多海鸥在瀑布底下飞翔。它们拍打着翅膀，时而俯冲，时而冲天。它们一点也不在乎风高浪急。阵阵水雾向我们袭来，眼镜长袖衣服满脸沾满水珠，嘴里都是咸涩的湖水味道，整艘船被浓浓的水雾所包围。

观光尼亚加拉大瀑布，除了岸边看、水上看，还能在空中看。从236米高的彩虹塔鸟瞰，这里虽然不如迪拜哈利法塔和美国帝国大厦的奢华高度，但在塔顶的旋转餐厅品味美式牛排，每小时转一圈360°欣赏大瀑布的上下游、多伦多和对岸的美国水牛城等风光，别有一番情趣。

湖区的天气多变，前几日还艳阳高照，而今12摄氏度又阴冷异常。我们乘坐安大略湖畔的观光船，饱览中央岛附近的美景。坐在第一排的我，脸上是扑面而来微溅的湖水，阴冷的风直往脚底和后背蹿。虽然身上很冷，但是目光所及，俱是一番美景。蔚蓝的天空和安大略湖水交相辉映，远处以电视塔为首的对岸繁华建筑群尽现，偶有天鹅、鸭子和海鸟引颈入湖，和周边起落的飞机映出朦胧倒影。中央岛的柳树和水草青翠可人，芳香随风萦绕鼻尖，弥补了空旷的水面。湖光山色之中，我们的观光船缓缓划过晨光，惊动湖镜，闲情雅淡，美不胜收。岛上青草翠绿摇曳，野炊的人和湿润发亮的木椅，停泊的白帆上加拿大国旗随风飘动，大胡子船长和讲解员一路英文解说有说有笑。古人云：“望峰息心、窥谷忘返。”而多伦多的瀑布和水屏蔽尘世的喧嚣，洗涤了游人心头的尘埃。

加拿大东海岸几座城市冰、火美景荟萃，让人对这里流连忘返。我游历过很多城市，而这里更显张扬肆意，也更极致，如同它们忽冷忽热的温差一样。我开始喜欢起这里。只待来年秋天，再来枫叶的国度，欣赏秋天最多变的模样。

在蓝天的映衬和阳光的照射下，枫叶如火。 王 珉摄

钩沉

# 经纬人生路

□ 李德民

我知道何滔是47年前。

那时我刚刚通过乡下招工到吉林通化矿务局当了一名矿工。我的第一个师傅经常说咱局有个叫何滔的测量工程师，十五六岁就从上海来到咱这山沟里，不是大学生，能耐却比大学生还强。他测的矿井工程，那叫一个“准成儿”，有一处2000米的大巷，两头对掘，贯通时高低才差不到一拳头！

四年后，我见到了何滔。他中等个头，精瘦精瘦的，肤色挺黑，眼窝很深，目光炯炯有神，走近时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据说是位抽烟熬夜的能人。

矿务局地测处测量队有个帅气小伙姓滕，他开始对自己这份工作挺不中意，一天天翻山越岭、上天入地的，太苦。但何滔是他们的头儿，长他一辈儿的人了，从不叫苦，小滕就很难把怂话说出口，后来有一个过节，让小滕彻底服了。他搞全矿区百公里区域的三四等三角网平差计算，也不知哪里出了错，好几天反复弄也合不上，只好请教何工。何滔把那一摞计算表格快速瞄了一遍，在400多个数据中，手指着其中6个：“把这几个数再算一下，就能合上了。”小滕按照指点做了，果然一通百通，一会儿工夫就做妥了。“何老师这业务能力，真是太棒了！”

那时候何滔正参与编写《煤矿测量手册》。这是当年煤炭部指定作为全国煤矿测量专业工具书的权威性出版物，编写者都是国内测量界的名人，何滔是其中唯一的函授生出身的专家。大家记得，那些日子他总是带着熬红的眼睛上班。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全国煤矿必备的技术规范书籍之一。

说到熬夜，何滔堪称“专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正在攻读武汉测绘学院的函授学业，忙工作、忙学习，还要忙孩子、忙家事，一点闲空没有，全靠“日头不足月亮补”，天天忙到后半夜。30多年后，当时负责评职工作的同志饶有兴致地说起1982年煤炭系统首批教授级高工候选人答辩的故事：“何滔的答辩，把评委们都‘镇住’了！”用微积分推导一组测量数据，层层剥茧，讲得头头是道。“那哪里是答辩，分明是给大家上一堂生动的专业课！”

1983年初，东煤公司成立，同时组建省煤炭工业局，何滔被任命为副局长。三年后我从东煤公司调到这个局当办公室副主任。我俩办公室斜对门，他家就在我们办公室楼下。不长时间，我心中就形成了何滔“这个人”的立体形象。

这是一个勤奋得近乎发狂的人。那时电脑办公刚开始推行，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电脑技术上。他攻的不是一般的DOS操作，而是电脑绘图，进而是程序编制以及地质测量业务的计算机辅助计算与设计。他家的灯总是亮到子夜，他的电脑水平很快就到了“无人与之同行”的程度，局里众多技术人员，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都难以与他“携手并进”。

这是一个如锥子般刻苦钻研的人。工作、专业上不用说，其他方面也一样。让大家叫绝的有一件事：服侍患尿毒症的妻子。他不仅钻研了大量有关肾病的书籍，成为可与专业医师讨论治疗方案的人，而且自己为妻子做透析，在近十年时间里，从半月、一周到一天四次，每次都做详细记录，药的用量、液体流量、时间过程、病人反应、预后效果等，都一一记录清楚，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全面分析，提出改进治疗的意见与医生讨论，使妻子的病情保持了少有的长时间稳定。后来他把那些记录拿给我看，足足有一尺厚！

这是一个方正无邪、心如童稚的人。在他眼里，世事就如同他测量专业的经纬、水平、距离，横就是横，竖就是竖，平就是平，差就是差，明确直白，从没有“弯弯绕”。有一回，他接待某县领导，研究该县一座煤矿的技改问题，对着一堆图纸，趴着、站着，认认真真地与人交流、商讨、讲解、争论，一直到中午11点半才完事。眼见到了饭点，他起身就要送客。随行煤矿干部疑惑，偷偷跑出来找我：“不安排午饭吗？”我只好进去请示，何局长好像才明白过来，急忙解释：“哎哟，我们这机关经费紧，没有留客的规矩。”我在省煤炭局五年并分管机关财务，清楚地记得：平均每年的招待费竟不到3000元。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物质利益、对职位都“迟钝”得可爱。为了挚爱的科技专业，后来他坚决辞掉行政职务，做了一名煤田地质测量工程师，一直干到退休。

退休后，何滔一如既往。2009年初他查出患了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做手术，打开后发现已无法切除，只好重新缝上靠放疗来缓解病情。但术后他如没事人一样，很快就投入辛勤的劳作之中。编制“煤田地质计算机辅助勘探”的软件，是他大半生的夙愿。他要结合自己60年的经验，把煤田地质诸要素与各种勘探手段结合起来，做到输入某个特定数据，即可由计算机计算，得出初步结论，为进一步实质性物探、钻探提供先导性依据，然后再根据实质性勘探所见，输入电脑进一步计算，得出更精确的结论，从而大大加快勘探的进度，节省勘探费用。他对我说：这是自己一生钻研、实践的总结，算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礼物，完成它，“我就今生无憾了”。2017年，他把这套凝结着自己毕生心血和人格精神的成果，无偿捐给了中国矿大和辽宁科技大学。他欣慰地告诉我：“我没成为正规的大学生，但这套东西能为培养大学生出一份力，我也算了却了一生的遗憾！”

2016年秋天，我又一次出远门，他执意要为我送行。在那家小馆子里，只我们两人，他有些轻松，有些惬意。那天他谈到了家世，谈到了15岁从上海到通化一路的感受，谈到当初跟师傅学测量的一件件故事，那些艰苦、遇到的危险，都成了美好回忆。等我2017年春天回来，何滔的那个软件已经完成。然而，这一年，癌症转移被查实，他断断续续地住院、出院，再住院，被折磨得越来越疲惫。但他的心态始终是乐观的，不是乐于“病情好转”，而是乐于“死而无憾”。有一样，叫医生们苦笑不已：这位患者与众不同，每一个治疗方案、每一次药物施用，都必须与病人讨论甚至争论，这病人“任何事都要搞得明明白白”。这是他一生钻研精神的最后勃发！

是最后告别的时候了。我强忍住泪水，掩饰着悲痛，不敢久看他变形的面庞，不敢直视他依然炽热的眼神，嘴里叨咕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语：“会好起来……会有奇迹发生……”可是他笑出声来：“哪有什么奇迹！不必要了……八十过了，事情完了，没啥遗憾了……”